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九

隋

煬帝

戊寅 大業十四年 恭帝侑義寧二年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以後遂不具列

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

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爲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爲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衞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

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旣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塡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

舉等不許。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弒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自代。化及不許。虞世南字伯施。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亦爲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衞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于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鬬死無一降者。麥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及至彭城。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亦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魏公密兵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武康人恪之子。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毘陵丹陽注俱見前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 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三月。隋煬帝亡。四月後并楚林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秦梁蕭銑凡十二國。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 世民于三月徙封趙 等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 注見前。 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

是年三月隋亡矣而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撥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卷已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唐王自為相國受禪隋恭
仍沿魏晉以來惡道鄙私
詆歷代之衆文欺罔以九
錫歸之有司而其迹究不
可掩覆至聞變慟哭幾於
色取行違矣

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于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阯，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于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為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効，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量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闗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

入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敕。瑀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鄒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焉。秦以後遂爲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是爲感生帝。說出春秋元命苞。迭王之王。去聲。明堂。宗祀也。注見前。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蓋瑀懲大業之弊奉勅不自宣行未免矯枉過正政事曠時損益貲能前後適相脗合置事勢緩急於不問蝦從中阻隔浸假而玩愒廢弛爲患滋甚且以朝廷綸綍而臣下得操其行止亦違承令之義明季封駁惡習未必非濫觴於此也

有唐創業秦王實肇其謀以賢以功並宜纘承大統且當晉陽初起時已面許爲太子久矣乃不爲宗社

綿遠計而用俗儒嫡長迂謬轉致骨肉變生自貽伊戚後世罔知殷鑒如明洪武之不次燕藩非蹈覆轍而不悔者乎前因漢高事爲引其端并詳著其義類於此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爲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爲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後周置今日咸寧與長安俱爲西安府治）法曹孫伏伽上表。畧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密既知化及無能爲矣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爲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隋主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于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世

急擊以正其罪而轉以義舉留待建德耶

段食盡乃帥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謁密不言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得見聖明時人鄙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乾陽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啟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于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直汩溺於榮利者蓋趙北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佳守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披髮爲誓詞涙俱發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初密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 徐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

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爲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曰爲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縣北敗績郝瑗因言于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墌城仁杲之爲太子也與諸將

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寖弱。 折墌城。在今平涼府涇州。

唐立李軌爲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詔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册拜軌爲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 且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

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爲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向洛口。邴元眞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

欲南阻河北守大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戊寅年唐立國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鬩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

帝乎。于是鴆殺秦王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爲州今屬南陽府。刺史呂子臧蕭州河東人。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爲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兔者正復不外此道

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一名薄骸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

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

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杲將士多叛。計窮

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爲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世民還至長安。唐主

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

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
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
不負李密豈負朕誠非

臨難後從立武后事亦適
忍從阿意無匡救則樊
門戶計重書所謂諸大綱
慷慨有餘剛方不足實亦
有貴太宗之知己矣

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但啟而問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紀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行本初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主斬之。懷恩以久攻蒲阪不下。唐主數詰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懷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唐史列羣雄以密爲巨擘然觀其擁衆百萬時既不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雄子）亦皆授以官爵藝司馬温彦博（名大臨以字行并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爲中書侍郎與兄黄門侍郎大雅（字彦弘）並居近密（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爲陳伏百騎於城旁俟建德半渡擊之建德大敗引還）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彦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能自規建晚至一經敗衄
徐世勣輩猶爲其守而已
魏然沮喪北面降唐又以
羞伍絳灌忘身於一朝之
忿反覆失據若此歐陽修
稱爲田横之流實非定論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爲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禍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桃林。隋縣。唐改靈寶。今屬陝州。熊州。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命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爲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乘皇帝。遣使約開道爲兄弟。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義深曾孫。爲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卯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涼楚梁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七國。　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位。歲首俱不備列。）

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

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爲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

凡九國

口惠煦嫗不過婦人之仁雖一時人受其惠久則底裏畢露其誰信之且世充淺狡猜忌素爲秦叔寶程知節所窺漸將解體而妄冀以甘言要結文其逆謀此與新莽之謙恭何異耶

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如晦叔戴胄字元胄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三榜于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慇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厮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爲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南陽府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士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

粲大敗奔菊潭。本漢酈縣。隋更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爲顯州唐改郡爲州從舊稱。道行臺。已而粲降唐。唐以爲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醉。戲粲曰。聞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彘。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爲一頭奴耳。復得啖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爲長史田瓚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爲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制詳後。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縷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

胡寅責備建德謂獨夫已
自絕于天下何必又爲發
哀其言未免深刻蓋建德
人雖不學無術然已能伸
亂賊之誅志概殊爲磊落
以視反顏事讐者顧當何
如呂黎所稱淫辭勸攻亦
非無見

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注見前。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注見前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化及弑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裴矩爲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爲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乃詔召之。士及與封

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爲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人。李密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城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爲鄯州之九曲。誤。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爲總管。知節

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武安田留安、隋邑羅士信、皆降于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故降唐。元真等為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雄之子。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冑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

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旣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爲潞國公。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重臣。欲以誇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旣受禮。以威爲太師。又以陸德明爲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蒟之遺利。竟不與語。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爲鄖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爲鄖公。然

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已而突厥立政道為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以竇融故事。軌不

鄧曉舞蹈稱慶。唐主以大義責之。是矣。然修仁爲軌信任之臣。輒爾倒戈相向。其不忠孰甚焉。一則廢之終身。一則爵以顯位。爲罰之公安在

聽。與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執。河西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爲使臣。聞國亡。軌至而不戚。既不忠于軌。其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長安。斬于西市。軌自起至亡。凡三年。唐主以與貴修仁爲左右武候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爲世充所獲。仁基爲尚書。行儼爲大將軍。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反。正爲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

之。諡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初析關中爲十二道。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戎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西麟道爲苑游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隋。事具前。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至金山。注見前。西至海。卽今大西洋。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匱

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胡三省注。康居支庶之分。治柘析城。漢時大宛北鄙。）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八月。唐酅公薨。（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

之。非敢謀反。叔已支辭才終過人。旦復粗險。天下未定

留之必貽後患。帝弗用叔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

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

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

位。國號吳。伏威尋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和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隷江南。

定楊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

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歷代因之。今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

拒却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竇建德

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爲總管拒之。至是寂爲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西域商胡。入司竹園爲盜。後歸唐。長史。乃恥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

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爲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

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唐主從弟。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兗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德取唐邢今順德府是。滄。注見前。洛。今廣平府是。相。注見前。等州。神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以爲何如。建德悟釋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

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
守黎陽。而以其父爲質。以徵爲起居舍人。遂徙都洛州。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斬之。反軌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降。于是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修好。建德以淮安王神通等歸之。

唐以夏侯端壽春人。詳之孫。爲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
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王世充。徇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
忍委去。從行五日。餓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
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雍丘人。爲唐堅
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

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爲秘書監。時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爲竇建德所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孤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爲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辰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陽。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陽。梁。法興亡。 春。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

事竇氏勳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襲獲嘉。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擊新鄉。隋改漢獲嘉縣置。今縣亦屬衛輝府。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爲。至是歸建德。署爲將軍。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爲然。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襲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旦營。聞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爲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郎爲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
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
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
令偏裨乘間抄掠。永安王孝基等攻賊帥呂崇茂金剛
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救之虜孝基
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相
濟引精騎向蒲坂世民自將步騎從間道邀擊又大破
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
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美良川在絳州東北
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
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
宜速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至是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
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

太宗一見敬德即待以至誠始令參列諸營繼且引入臥內雖屈突通屢以爲請不稍游移其推心置腹足以感人肺腑宜食報之速也

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注見前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注亦見前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

屈突通始欲爲隋效死茲復欲報唐恩正猶再醮之婦守節後夫終覺靦顏難言矣義[illegible]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并州石艾人。自洛口斷其餉道。黃

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illegible]

[illegible]

在也。[illegible]

轂。[illegible]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illegible]

降。[illegible]

世。[illegible]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

叛。[illegible]亦降于唐。[illegible]

[illegible]

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敗走。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唐置。今屬宣化府。）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已而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彬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

彬之書策雖與項羽擊秦兵以存趙孫權襲荊州以

救魏意同然撥建德之致敗要不得專委爲救鄭之計試問建德卽不救鄭而唐旣破世充有不移兵向夏者哉其爭持亦不過稍遲歲月而已故知天命人事原非可執一論也

河北。其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幷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王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起事三年而滅。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

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巳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 唐以巴東郡置今爲府屬四川 總管李靖爲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 本梁宜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 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 字嗣宗安陸人 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得免已而唐峽州兵伐梁拔荊門鎮 在荊州府宜都縣以荊門山名 黔州 後周置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是 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爲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 蕭銑

性猜忌。大司馬董景珍弟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懼長沙來降唐。銑遣張繡討之。景珍為部下所殺。將恃功驕恣。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離心。兵勢益弱。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注見前）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城即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

兵薄嚴城。攻圍不下。久且人生倦心。稍參疑沮之見。鮮有不隳于垂成者。太宗既申令軍中。以堅衆志。雖密敕不敢曲從。遂爾執俘。克捷有料敵之明。而復成于能斷。非漫然徇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說也。

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隋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唐

鄭未滅而夏復來設退避
其鋒將兩寇合從益難措

十遣襄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還師修好。頡利悅。遂引兵還。

襄邑王神符唐宗從弟。鄭元璹譯之子。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于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

手矣。非秦王英斷。其不爲竇建德所敗者。幾希

□貨以凌敬之策雖善而
□□蒲坂非不戰所能下
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

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攻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一舉兩克。在此行也。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乘。吾計決矣。薛收字伯褒。道衡子。武牢即虎牢。唐避諱。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于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旣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

德乃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爲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掠其糧運。淩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懷州河陽。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欲戰。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五月建德悉衆出牛口。峪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

進退之間唐兵已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西突厥特勒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于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充簒凡三年滅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籍制誥已爲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

世充建德僭竊相同世充尚餘黨殺之罪乃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若委心請命于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殺世充以報父仇。詔免修德官。獨孤機事見前。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人。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

末足爲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絫爲銖。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怙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

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
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
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
卽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無以見天
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
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
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
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
聚衆襲縣。據之。旣又陷鄃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爲
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
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藍田擊之。又詔李藝引

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授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蠲太常樂工爲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並蠲爲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爲流內官勿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隴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元敬。收從子。顏相時。字睿。師古弟。蘇勗。字愼行。武功人。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趙州人。陸德明。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蓋文達。信都人。許敬宗。字延族。善心之子。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京兆萬年人。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注俱見前。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爲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

虜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蕭仁杲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爲人下者卽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絕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

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故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銑建國凡五年而滅以孝恭爲荆州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

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
爲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
非明以將謀全秦王許以
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
修德歟

金城安康人。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伏
威執送長安子通僭號七年而亡。唐主釋之時新安汪華據黟歙。聞入遂安據崑山伏
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爲總
管。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爲徽州府治。黟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
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
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久之開道復欲
歸唐未果爲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
滅唐以其地置嬀州。唐嬀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爲所敗。藝歸幽州。黑闥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紿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洛洲平恩人。等皆自河北逃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元年。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師都。凡三國。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洛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三月。世民進軍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程名振載鼓

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于鼓城。隋縣。今正定府晉州是。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世民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

守吏決城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略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爲野人所殺

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爲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爲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爲先人羞敢效趙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王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本漢餘汗縣，隋改汗曰干，今屬江西饒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遂散。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玄唐主從子。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

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未 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黑闥亡走。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衆皆爲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洺州。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鋤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爲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爲左翊衛大將軍。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爲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爲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爲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

水變爲血事本不經且安知非諸將心存畏怯設此詭謀以沮討逆之師邪孝恭處以靜鎮一舉而公祏授首深得見怪不怪之道彼在坐失色者能無內愧

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考隋自王薄倡亂。四方並起。僭竊位號。割據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德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錄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歲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字元休。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

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

唐 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十六世。內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

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凉武昭王暠七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卒。追錄其功。封唐公。使昞襲。帝生于長安。體有三乳。日角龍庭。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爲太原留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國。建號曰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甲申 武德七年。綱目于是年。以諸僭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

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子。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曆。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

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親、勳、翊、驍、武、威及領軍、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東宮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門下、典書。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二階。共爲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爲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護軍。九轉護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

均田蓋仿井田遺意。然每丁各給一頃。生齒繁衍時。地將何出。且歲造計帳。予奪紛更。從滋擾耳。宜乎法創不久。尋即廢格也。

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驍騎尉。三轉飛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丁中之民。謂十六以上。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新唐志。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式支反。絲經枲緯曰絁。布。新唐志。隨鄉所出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緜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唐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

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戸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戸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爲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卽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沖之子杜淹並流嶲州卽漢越嶲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郡唐仍爲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

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西魏置。隋廢。唐仍爲州。後改爲邠。今陝西州隷）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豳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能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會大雨。世民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吾刀槊犀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突利。本始畢子。名什鉢苾。頡利立。以爲可汗。使居東。）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萬年人。）檢校南寧州（注見前。）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四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注見前。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唐以同安郡置。同安。注見前。都督。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唐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西。韓州。後周置。今潞安府襄垣縣是。餘注俱見前。）等州。張瑾與戰太谷（隋縣。今屬太原府。）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注見前。）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

退。後突厥歸欽彥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戌 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閈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夭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

元武門之事。昔人聚訟紛紛。惟我

足兵。三塗。六道。胡三省注。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塗。言爲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爲六道。

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以匹夫而抗天子。釋氏之法。不序君親。蕭瑀不生于空桑。昔有莘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是爲伊尹。說見列子。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已而復罷是命。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游致禍太宗不能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未臧匪獨所遭之不幸爲萬世不刊定論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早見及此傳曰行一不義聖人不爲太宗亦豈能無深疚斯言也哉

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温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

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于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之于上而逐之。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名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將軍侯君集。豳州三水人。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

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自

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

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爲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爲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諒爲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爲之諱哉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哉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逼。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字德珪。太祖之孫。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爲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

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爲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爲賢而辭議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牝雞之戒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號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于

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
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
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
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
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
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
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
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
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
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
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非其逹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曰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積習輕忽宋獨昧於詩戒抑且甘於茂禮太宗手定隋亂初政即引衛卒習射

可謂深知體要羣嘵嘵無識甚矣

彊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彊聽其乘而以彊反擊其弱實發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歷觀古來名將每以少勝多率視此爲致要太宗英勇天授閱歷復多故能舉以示人耳

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

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太宗實有視天下為一家之度故舊人不必遷官而宿衛不須舊卒以見王者無私其規模宏遠深得政要雖以房喬之賢且未能窺測萬一他無論矣

思廉。歐陽詢。字信本。紇之子。蔡允恭。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徙關中。等。以
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
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觀煬
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
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
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
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
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
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
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
道也。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
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
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譏于後。 上
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
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
意。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謂誰。對曰。願陛下
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
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
必豫存姸媸之見。而萬象
自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
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
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

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狥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隱王。齊王爲海陵刺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爲隱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立子承乾字明德。長孫皇后出。爲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爲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爲王。至是。上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其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

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

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蒲州虞鄉人。爲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以張蘊古洹水人。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汝汝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于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元吉旣斃。高祖立爲太子。遂傳位焉。

丁亥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閣也）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

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

賜絹以愧貪墨其事與漢文一轍蓋太宗特欲保全順德用是解嘲耳以爲一時權宜則可以爲尚德緩刑則不可

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領雍華同商岐邠隴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等州河南。領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豫汴宋亳徐泗豪鄆齊曹濮淄青萊棣兖海沂密等州。河東。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河北。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洺恒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瀛燕北燕檀營平等州。山南。領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洋利鳳興成扶文集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等州。隴右。領秦渭河鄯蘭武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等州。淮南。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等州。江南。領潤常蘇湖杭睦越衢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永道郴邵黔辰夷思南等州。劍南。領益嘉眉邛簡資巂雅南會翼維松姚戎梓遂綿始合龍普渝陵榮瀘等州。嶺南。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潘春羅南石高東合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柳南恭融容牢繡南扶越南義交陸峯愛驩等州。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太宗因弓工辨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於引伸觸類之義益深有取焉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德彝險佞陰刺之亂數進忠策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上皇議廢立德彝復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及德彝死後事寖聞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詔削德彝官爵改其謚曰繆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

以蕭瑀為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瑀薦德彝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每議事已定德彝至上前輒反之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遽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為左僕射與上

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䘏。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盎入朝。會諸洞獠反。詔盎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

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赦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魏州觀城人。）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時關中米貴。始分人于洛陽選。）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字小心。常州晉陵人。）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字重規。德林子。）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

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爲侍御史。

鄃注見前。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回紇。先曰袁紇。亦曰烏紇。至隋始稱回紇。姓藥葛羅氏。都播。亦曰都波。南接回紇。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濫葛。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同羅。在薛延陀北。僕

囘亦曰僕骨在多濫葛東。拔野古或爲拔曳固東都猍鞨。思結在延陀故牙。渾在諸部最南。斛薛處多濫葛北。奚結處同羅北。阿跌亦曰訶咥。契苾在焉耆西北。白霫居鮮卑故地。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副六司尚書。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

為夏州。師都自起兵至滅。凡十二年。夏州注見前。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每律皆具七音。十二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平調清調房中樂遺音也。皆用前代歌辭。十二和。曰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舒和。太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皆樂曲之名。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作樂象功。聞樂知德。盖必先有其治。而後用樂以宣之。固未可謂之治出乎樂。太宗所論。其理已淺。至魏徵猶曰不在聲音。失愈遠矣。彼狎侶玉樹之譜。果與雅樂無異倫乎。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太宗於民閒疾苦呼吸相通善政施行殆無虛日由其誠心愛民故也若飛蝗偶傷稼亦惟盡力急爲撲捕如詩所云秉畀炎火而已吞以弭災近於飾僞太宗豈爲之哉史臣意在鋪揚盛德後世且艷稱之皆不討事理之有無蓋泥於前人蝗不入境之說而不知從實耳

太宗卽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

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爲訓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注見前。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採小說李延壽劉煒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啓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爲此譎術且徵奏事故久譏則見之詭諫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佳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辨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卒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

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狥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又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卿等勿爲此不盡言也。盧江王瑗。唐宗室。前反幽州。爲王君廓所殺。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發。何

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爲眞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鬱督軍山下。（在漢北。今哈爾哈地。考是山。唐曆以爲即都尉犍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犍山。）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諸部。皆屬焉。

己丑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

復有罪。流靜州。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是。將召還，會卒。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上嘗謂元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于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于帝曰：徵不存形迹，以避嫌疑，亦有可責。上因讓徵。徵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

常何固非能知周之賢而客之陳書具草適逢其會太宗一問而何即具以

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淸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夏六月。以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爲監察御史。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

尚對貢不欺尤爲可取

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
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
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
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陁眞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
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

良。暱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絕。四也。踈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　上以頡利既請

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

古請作王會圖（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倉猝至。大驚。徙牙于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此古雲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恒安鎭置雲州。亦日雲中郡。今大同府是。）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于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陰山之北。）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襲頡

頡利既窮鐵山勢已不振即中懷猶豫其敗亡止在旦夕間何妨俟詔使既還而襲擊之初非有迫不及待之機也幸而唐儉輩乘間得脫否則幾不免為酈生之烹靖急于圖功而置諸人為不足惜豈為將仁勇兼至之道哉

利。靖等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謚曰成。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突厥官名）蘇尼失（啓民之弟）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

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定襄都督。僑治寧朔。雲中都督。僑治朔方。順州都督。僑治營州南五柳戍。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元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而已

復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令毀之免璡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

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注見前。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爲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上從之。未幾。伊吾來降。以其地置西伊州。唐伊州故城。在今哈密境。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九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九月。以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

是時海寓乂安中外恬謐
太宗方兢兢業業不敢侈
以爲豐亨豫大二喜一懼
之說猶在十思十漸之前
堂陛交孚吁俞相儆宜貞
觀郅治與中天媲美哉

三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
糧。取給于道路焉。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
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
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
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
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
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
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
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上卒從徵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言者皆
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
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
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
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
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
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
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
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元
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
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

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

封建不能行於三代以後時勢使然宗元論之詳矣

奏好德實狂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京兆萬年人。幼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不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旣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帝獵于後苑。

上逐兔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百藥建議深有鑑于漢七國淮南之事魏徵斤斤計及經費恐不揣本而齊末矣若顏師古月攘之見與蕭瑀之泥古相去無幾焉足與議大政哉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至是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于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邑。新羅弁韓苗裔居漢樂浪地。今爲朝鮮國慶尚道。入貢。

先是林邑獻火珠。石珠也。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魏徵以爲不宜受。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其苦寒。思歸其國。況女遠別親戚乎。各付使者歸

之。

十二月。開党項法見前。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戶。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武德中置。以隸散樂。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

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 西域國。其王姓溫。本月支氏。居祁連北。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支庶分爲九國。康其一也。

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

大夫有諍臣士有諍友太宗勸臣下受諫亦原本孝經意蓋一人之才識豈必盡當苟能集思廣益自不致輕涉愆尤況讞獄民命所存而治盜姦良攸判尤不可不虛公訪納邪倘逞其私智不恤人言甚且怙過飾非顛倒黑白其貽濫復何所底司憲者可不鑑諸

喜。（註：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若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

徵諫止封禪僅以爲時尚未可而不能斥言云亭

梁父之失故范祖禹輯唐鑑得從而譏之若梁許懋請聖主不須封禪一語最爲切中事理足以覈君德而相攀言惜徵未能引及也

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爲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而侫者猶倡其議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三月如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帝修之因更名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太上皇所居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爲不及遠矣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帝第五女。長孫皇后所生。）嫁長孫冲。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高祖女。唐制。姑爲大長公主。姊妹爲長公主。女爲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謂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

曰。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稍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元和志。在武功縣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

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癸巳 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于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雍人。以靈臺候儀。後魏斛蘭所作。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言。自漢洛下閎作渾儀。

其後賈逵張衡皆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爲之儀表裏三重一日六合儀二日三辰儀三日四游儀皆用銅爲之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八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盎之子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木偶戲也。列子周穆王時偃師為木人能歌舞即此。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爲特進。

先是。靖拜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議政。恂恂如不能言。既而以疾辭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友益曰。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蕃自隋以來。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遣使者往慰諭之。

冊使之命已停而從諛者猶爲曲說故太宗改過不吝嘗論所云日月之食是也魏徵善體物情大易所云納約自牖是也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爲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爲充華。唐婦官。九嬪之一。旣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

乙未 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在三年。及是。崩于垂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湟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湟水。又敗諸赤水源。在今青海南。隋于此置赤水縣。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追及伏允于烏海。在青海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覽觀

河源。星宿川。即元史所云星宿海。積石山。即唐人所云大積石。注俱詳見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詔以爲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質中華。國人不附。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旣而順竟爲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爲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名重耳。涼武昭王之孫。及高祖幷舊神主

四為六室房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冬十月葬獻陵（在今西安府三原縣東南）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漢高祖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葬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奏上乃詔有司議之房元齡等以為漢長陵九丈原陵（光武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

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史臣曰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紀綱法

度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 十年春。二月。以荊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爲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魏王泰爲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于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于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躓。

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譴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毁觀。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早宜進諫即稔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爲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

太宗何以爲人甚純臣而
寘用此哉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遣使入貢。朱俱波亦曰朱俱槃。即漢子合國。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唐宣州。今江南寧國府。饒州注見前。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

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注見前。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猶班也。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